PL
2687
Y34A16
1692
v.6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獘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底困窮之小民古

謂其難今尤慎擇刻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硎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卿攣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耻爲邈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爲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餼廩之微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心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鈇鑊寄鷦巢乎一枝俯仰

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桁楊之接揖放形自適逝魚鳥之沉浮柰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煖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黍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衙門之陋處惟恩竊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

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涖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

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
而難苟何非先容孰匪薦物知恭若履材疎拙禀性
頑愚獲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摩頂鼠目
之談刻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等甚待用已絕凌霄
之望分鈞笭竈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遊知無濟恐效
肖介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
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
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
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
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勵前修駑乘何能幸嘗騁於驥尾天池可到
終有待於鵬風遇此以遙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質禀器純深更試正於名藩
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道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竽牘之修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綍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聳一時之榮觀値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淸資寧復漂纓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覿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抄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侯廢歸絶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竊念京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名怨操行羈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黜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瑕或恐丹青之詭變妬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巳內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疏遠致兹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鷦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下壁前陳頗何求於燕石秦醫並蓄儀有取於猪苓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承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値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羞葭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與選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厲如某者學雖爲巳才不逮人徒襲父
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夔路自懸跛鼈之
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
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
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巳歸之
氣復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
官至公處巳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
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
收敢不免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駑
乘何能幸嘗縣於驥尾天河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慰私顧惟無堪曷稱公舉伏念某早膺聖眷屢擢使符才不適時愧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疆敏之稱復玷該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於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弁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於以包荒或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堅素守

代賀蘓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特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淵懿業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二鑑從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之治宣明咨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黼黻龍章行膺於異數顧惟孱陋久荷知憐空懷慶抃之私阻覲光塵之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鈐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器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

竿牘之修以結隣封之好遽逑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撿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恭官秉義端方

廼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覿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曷宪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三終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四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黄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薙草鋤石闢地爲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亙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𡏖之表此眞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禀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廛夫販父

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甞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眞有志者哉然予甞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衒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

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日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菴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羡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

以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閲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臥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盍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張君爲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　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　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　宗社禍悉如

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
行負時望　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
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
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
多變更　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
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
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
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
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蓋異車
而同轍也靖康中　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故老無在者　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葢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南劒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敎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敎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剗類彞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袪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己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梟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不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

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蓍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於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

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子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卽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廉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既
而邑之士蕭顗以吳侯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
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
溺於所習寘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
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
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敎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夫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禀由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肆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

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楊道眞君洞記

縣城之北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爲楊道眞君之所居也楊道眞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眞僞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眞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屨擔簦脩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頹崖斷塹荒翳險絶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剜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人纓緌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詠朝出乎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爲恨也至於窮山絕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奇絕特之觀往往爲幽潛之士遯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所寓哉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

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輿以忠信為輗軏以志為御以古聖賢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翺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圃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軨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輈發軔乎康衢梶輪於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閒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醨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圬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瓌偉絶特之觀與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圬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

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由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則内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木爲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

爲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牧者不禁翦伐陵踐草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聳據於東南之隅邑人病之而未暇葺熈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始爲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老用昔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於公請縣之僧可淳者葺之作堂於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復作亭於巖股以待往來之游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爲之

言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爲也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以欲完葺於是者數實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爲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固非一日矣肆凶怙力之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何與焉以步仞之虛而層軒疊徑雲烟杳靄之間幽崖峯蹬乃若繪畫遠至於井邑之繁

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爲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予爲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巳雖小夫賤隸蕘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蜓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䖃䠟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王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

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閭閻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茀不治畜豕之所游鼯狌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爲穢墟余一日曳杖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灑然異之披蓁薙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廨之棄材爲閣於其上旣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觴拭目而望徹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
閣也始子以飛鶻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
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觳觫而受變於物
歟予謷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
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
尋常踰閾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爲小矣夫閣非
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
瞽矇不亡也物亦烏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
泠風上闚青天于其以是爲高乎鶻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爲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巳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觳觫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梏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鑱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予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爲禪寺變四代而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久矣計其瓌材堅甓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所能爲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爲我記之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焜燿如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東西序虛明深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

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蓋艫相銜而輻相轢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爲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瑰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爲美觀也比年以來歲屢不登徧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爲虞而康師乃能於薦饑之時導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於人者是可歎也已乃爲之書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卜吉於孔山之

陽即其兆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
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
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
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
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
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
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菴其志
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
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
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簳之勁豈易勝

哉公獨見義必爲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
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
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
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
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
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眞師遺像記

師諱慶眞姓蕭氏順與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爲浮屠
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巳而遍參
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爲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毘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爲記予與眞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㓜方肄業爲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爲進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榷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攖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爲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言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爲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爲郛郭鶩湍激流爲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僞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夏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

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
遠千里以書求文爲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
日過其門而寢廡廟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
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睟然金碧焜耀乃
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
者之所同也余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蘖
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
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爲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
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
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寘

先人之遺像以為歲時展省之地而𧙗師不予禦也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壑茂密望之隱然若奩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
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
鼓刀而不爲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爲泰臨之以斧鉞
而不吾懾豈其心獨有異于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晩而後中第人固
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
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
吾知其才必爲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
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爲

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殘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杪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爲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

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爲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爲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爲池陶甓以爲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扼

垣廢址踐爲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顧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甞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爲城郭溝池之固蓋本諸天之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婺州之政綱條紀律纖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郛爲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

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
無廢前脩豈曰小補之哉

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是記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五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藴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

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兹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别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輙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覦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邪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

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
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
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
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
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
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葢未有也
而聖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
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
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
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

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閾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鬬靡而已是烏用學為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為然邪其未以為然

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

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淺亡矣可勝惜哉吳與張友謙中用意玆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毫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義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爲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於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

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狥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

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

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之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

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

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
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
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
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
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
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甞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殁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

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為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復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復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

悞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於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

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飫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邪曉學後進妄以蕪辭汚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美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

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疏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

之奏議一編屬余爲敘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
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
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
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
卽馳往省之見其薾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
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至垂絶而
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
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　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爲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益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

方無毁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耻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毋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陵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爲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棐諶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之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於家以詩書自娛其爲人敦朴平易不事表襮睟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焉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
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
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間燕其
善言懿行固已飫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
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
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
聞焉況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
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隊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

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
禹稷皐陶之爲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
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叓五代之季
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
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
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
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
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
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
其所著咏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
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
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
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
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襃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予
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
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
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文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説之除大成府衆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冰華先生文集序

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游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

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惕息催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爲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慰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況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

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

收攬豪英如建廈然大而爲棟梁細而爲欂櫨居楔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爲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爲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爲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爲榮耀余何人哉乃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爲之書

裔孫朝栻子燝捐刻

居[illegible]

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收攬豪英如建廈然大而爲棟梁細而爲[illegible]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豕而觀者塡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於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於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敵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敵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面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什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況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横渠先生字子厚横渠人康節諱雍字尭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巳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

外而不得遺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

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爲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羣雄並爭公以拔山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爲一時稱首宜其鷙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府輩流乘功名之會鷹揚邁往之氣舉相埒也今其子孫散爲

編摭壅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毘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牧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於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
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
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葢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
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
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
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
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
之畫皆其胸中饜飫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

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邪然方回詩益
工名日益高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酬烝富貴與草
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
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徙居毘陵道過吳江舟
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恭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
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

所謂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禀而能也禮靡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敗者幸而已毘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誡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待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

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爲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傳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玉巖先生楊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諜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於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泒別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爲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爲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傳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

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
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
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
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
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
篤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
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
以聖賢爲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
爲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與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葢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爲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爲士夫之所寶玩與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

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餙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箠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餙不以寵祿爲榮而以陰隲蒼生爲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於道鄉緦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覩公所以訓廸其子

孫與道鄉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横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叅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奥而引據精審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
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
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
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
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
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
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闕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

座右 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毘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與利之府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侍孌暱之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士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爲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感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鄉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綁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葢名實旣孚則淸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爲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茹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之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荊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閧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舄者如登龍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熈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宛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温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叙别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六終

楊文靖公集卷二十七

襍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言默戒

隣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若夫時然後鴞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爲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倖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

之禍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畧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沬之流戰國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黄門以爲大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𢧵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于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

三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諾於人爲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祭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貞贊

娩娩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聞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候其歸其跡可驗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浩然若無足芥帶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

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疢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亾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葢其
旨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
只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
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於天下所以深
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自異時尚論之
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悵
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
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亦自知之宗子傅士楊公中

立又爲之傳以行于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旣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揚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于中而暢于外益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于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寞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敎豈小補哉

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于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隹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浼焉故其流

風之獎容德不足而至于監今敘之得子而求名於
予請銘曰容孫葢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銜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幷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濵異稟宛國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布六
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衮繡之歸佇有
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
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顗上
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僴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晩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酩酊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

伏以跨鯨滇渤身出蓬瀛浮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蹔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待制儒席至珍英驪逸步駪跡東膠之列蚤膺
宣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于屏寄復承
代於瓜時豈惟聞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

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于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適茲
化景之長足爲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霧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軺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刋

事果金星節鉞征夜使藩曹寫臨海雲際依司棲
謠權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樂況是秋波多縱
佳景之長足為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藩孔氏之母意思締交于大國方講好於西君適茲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于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愼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荊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又孔子卒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于衰世其道萬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眞之純美兮肆敕歷切全體而分封駕異端而並逐

兮駢支贅乎多歧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耡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屬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濵渤而載華岳兮曾涓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于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

違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羲爲學鑽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辭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邪郭兮邦國之禎應

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膺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芳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未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蕃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爲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爲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慊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爲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攖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于古人其賢于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葢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爲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爲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亦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于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于道路而終死于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夭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爲隣

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于無垠亦有湮淪汩沒終屈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埃塵壽夭窮通予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人之情追思感歎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淛懿柔靜淑功施于內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雝雝和鳴褘衣編飾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黃髮偕老天胡不相中道而夭歸旐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殽既馨用祖共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睿

嗟乎思睿命奚止于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而夭競時多艱未充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兹世臣時逢清明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嗟予晩進鼠日麞頭公不鄙予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胡不慭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爲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爲嗟一跌而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原委而束之

念生死之永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涕淋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頗嘗稍與叅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爲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爲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刼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弔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嗇之奚爲于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反吝兹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離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譊波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淸濁至言頗壽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爲之公之云亡梁木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詘道信公則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不謀質來覩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憖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昊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頴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巳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遽止于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在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眞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介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君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托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于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死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